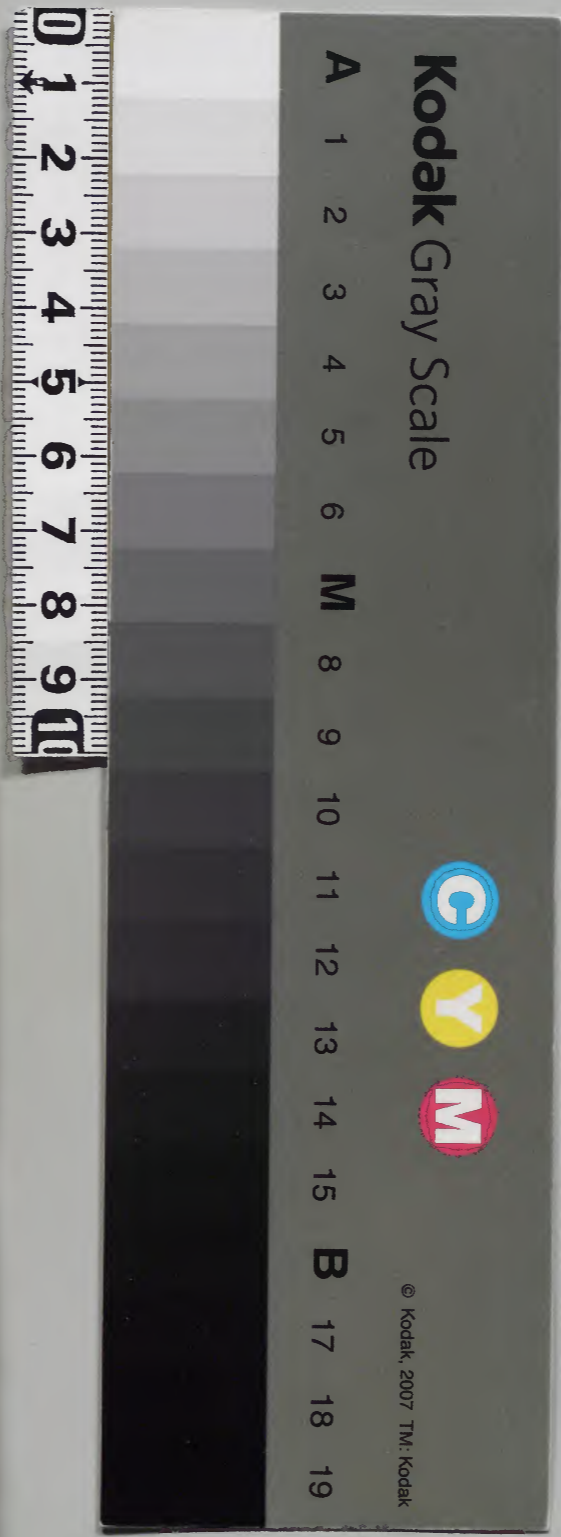


# 昇平日新録

六

内閣文庫	
番 號	和 27793
冊 數	6 ( 6 )
函 號	159 11

庫 文 閣 内	
五九 函	二七九 三
三 架	六 冊
三 架	三 冊
類	和 書



糊などで貼り付けられている部分がめくれない箇所あり

昇平日新錄卷十二

明治十三年購求

尾張侍講 冢田虎謹輯

尾張敬公

尾張敬公 神祖第七男也稟性溫恭崇聖道好儒

學威德該備 神祖寵異之封國尾張美濃及跨信

濃參河凡六十一萬九千石慶長中 神祖使列國

諸侯為 公經營那古射城事在 神祖語中

大阪冬之役 神祖與 白德大君巡省諸軍

公與紀公俱從焉至藤堂高虎營同上樓櫓以望敵

城城上頻發火銃 公不胄高虎呼胄於 公之從

士以進之。公取而措側，不敢甯，神色不寢。公時年十五，高虎嘆曰：將門有將哉。

大坂夏之役，神祖命使尾紀二軍爲後陣。公切欲請先鋒，成瀨正成止之曰：唯從。老君命可也。於此時，半敵兵一隊陣於茶臼山。神祖先至天王寺而覽之，欲使二公伐彼敵，乃使內藤重次來言曰：速來擊茶臼山之敵，且言當亦告之紀公。公乃使河野孫兵告之紀公師，而欲徑走茶臼山。隊長山下氏勝請曰：士卒食少，間須焉。公曰：不疾走，則敵將有退，後則悔不及。氏勝以爲然，乃驅師衆而奪食，路復

逢。神祖使不息而馳，猶未至，而茶臼山之敵爲他軍所伐，而旣敗北。公憾之曰：不違我之所言。

公時年十六。

公走茶臼山，緩。神祖激忿，重命使臣曰：汝疾行，言隼人蹇夫，何不遄率來使。臣乃馳來，謂正成曰：老君命曰：隼人蹇夫，何不遄率來。隼人乃曰：正成未嘗有蹇所言之。老君則遇武田信玄，而非有蹇乎。颺言之於衆中，役罷而後，隼人至駿府，見於神祖曰：曩大坂之役，上忿我尾公之遲緩，乃命使人促之，罵臣曰：蹇夫，臣則從虱頭，親近於左右，則雖醜言之甚。

亦唯可也。然於衆之所聽，乃如上之所言，直陳而可也乎？如彼無權者，不可以使也。尾公猶幼也，則彼國人皆以臣爲楨幹，而聞上之言，乃以臣爲蹇夫，則臣又何以令之？是以當其時，臣亦對使臣以詈上也。然使臣以臣之言，亦無所慮，直達乎上聽，唯是懼焉，敢以謝罪。上聞之曰：汝之言實是也。大阪之役，戰自南北始，井伊藤堂二軍及麾下之師相混而戰，火銃頻發，騎馬競馳，煙塵暗天，不分彼我，井伊藤堂之先隊皆相駭將崩，直孝高虎二將揮麾而進，皆能整之。於此，公率兵萬餘騎從神祖右

翼進，向天王寺茶臼山，而遇彼諸勢之崩，乃公之

師亦驚，步卒猥發火銃，公荐使使臣制之，渡邊守

綱忠右衛門來，公馬前，公呼之曰：守綱似我兵勢崩，

何爲不麾以制焉？守綱聞命感激，公曰：不如進也，

鞭以奔敵，衆皆從而進，我軍遂不崩。加州軍尉松平

伯耆、水野內匠聞之曰：公年僅十六，未馴軍旅，而能

臨機應變，良將之才矣哉。

大阪之役，我軍將生駒利豐因大導寺直重玄蕃結陳

而不動，尾碓定正內藏左右田正綱與制諸軍而能

靜焉。公見之曰：止而不動者，其瞳子在，今視正

綱瞳子自在上。公猶幼而在騷擾中，不敢動心，察人之舉動，槩如是矣。

元和元年，神祖與台德大君相謀而撰式目，以會宗族及大臣，詢其可否曰：各有所思，當忠告也。衆皆無敢言者。公年十六，乃曰：命曰可以忠告，小子聊有所思，敢以陳言。今之式目中，許乘輿章曰：儒醫兩道，此言小子以爲不可。蓋儒者士君子學者之稱也，而今如林道春者，剃髮僧服，難以稱儒，是陰陽家之類也。故稱之醫陰兩道，何如？神祖曰：善，汝之言乃改書醫陰兩道。

公恒謂糾官監吏曰：過惡之遮乎目，則可以督察也。其隱伏者，不可敢探索也。乃衣監卒以殊文袍而表異之，使人易辟焉。

台德大君寢疾，公時在國而憂勞之，不敢亦出乎放鷹遊獵，驟使使臣候焉。又且使成瀨正虎問焉。

子嗣

大君召正虎，通諸牀下曰：尾州驟問寡人疾，且

數辱酒肉之贈，其款誠不薄，我不忘之。閣老土井利勝侍曰：尾公特憂上之不愉，而放鷹之遊亦不爲云。上乃謂正虎曰：寡人之疾，如汝之所視，今殆將復平日。汝歸而言，自今無係念焉。以時有畋獵之樂。

寬永九年、公爲林道春、新建聖堂於上野、而安置孔子像焉、自書扁額曰先聖殿、江都之聖堂、基于茲、大猷大君時、北狄女直滅明、明人國姓爺者、請救兵於我方、於此朝會宗室大臣、以相議其可不、公進曰、予長於紀水二氏、願以我爲元帥、而遣援兵、紀水二公亦各請爲元帥、然大君從井伊直孝之議、而遂不遣救兵焉。

寬永十一年、大猷大君朝于京師、使酒井忠世留守於西城、西城失火、忠世退而鎖門、大駕還自京師、而猶不免其罪、事在大猷大君語中三公朝、介井伊直孝相

與請宥忠世、直孝聞之、乃入、復出曰、三公之所以請焉者、以爲忠世故與將爲上故與、紀水二公未知所以應焉、公乃言曰、如是之問、以卿之意乎、抑以上之心乎、以卿之意、則卿失敬於我三人也、若以上之心、則是上之無惠也、忠世之罪、實所以出乎過誤、而素非有異心、雖然、一旦則不可以不咎焉、經數日、則可以赦也、過誤之罪、猶深咎之、恐損乎上之德矣、故予以爲如今之問、是無惠也、直孝乃謂紀水二公曰、二君亦以爲然乎、二公未敢言、公乃曰、卿唯以聞之曰、尾州言如是矣、直孝乃上言之。

大君乃見三公曰任三家之請以宥忠世後直孝見  
成瀨正虎謂之曰嚮尾公請酒井忠世之罪而誚  
直孝之威如將刎首大稱公之剛正公時年三  
十五

公之足利學校而拜聖像視子路像曰據延喜式是  
必閔子騫之像也與使堀正意問之學校主主答曰  
昔年學校焚乃亡典規爾來蓋誤之者與今從公  
之明鑒幸將正之

田左門討之乃使閣老問計於三公公對曰朝議  
既定矣我輩又何言唯命也閣老重曰上命聞貴  
計來若有所慮請必聞之公曰我唯以為多殞士  
人將出乎上之意外請上聞之閣老還公謂侍  
臣曰可憫者內膳十藏也必將鬪死矣既而板倉重  
昌聞後師至乃奮然鬪死果如公之言

大猷大君將使世子

嚴有大君  
生二歲

初謁山王神祠閣老

酒井忠勝松平信綱致上命於三公而來曰當從  
陪世子於神祠公對之曰大中納言之人從陪無  
爵之人自古無此禮忠勝曰大君之世子也比之

他無爵之人無乃不可乎公曰若其稱父則我三人者神君之子也忠勝曰雖言則然也然今朝江都而在大君膝下則其言不可立也公乃曰在昔北山行幸足利義滿擅其威權使稚子義嗣坐關白上貽謗於後世今亦從命而亂階級無寧招後人之嘲乎我豈敢惡從陪乎所以不敢奉命者唯是憚有妨乎上之德也忠勝無所答焉乃以復命焉後又改命曰三公及世子不出而先至山王神祠以介助之可也所謂豫參之禮始于茲云

公朝江都年從岐岨道而上毛神水鳥水汎濫而

不得濟信於驛館公命使邑里井皆圍之是以人無陷沒之患又無汲飲之憂

國用嘗甚窮閣老松平豆州來見公曰聞貴國甚窮我同官皆謂之庶減不用之臣可也公曰寡人不有不用之臣伶人則備於神廟之祭俗樂伎則備於大賓之饗其他則盡文武之用也未一有不用之臣如之何信綱乃感泣而去

公朝大君日必以自鳴鐘五為期嘗冬日大寒將朝而近臣進酒欲飲而自鳴鐘報五乃舍杯起老臣寺尾土州侍曰猶未遲也大君之出蓋將日中矣



請盡一杯可也。公曰：否，謂不遲而違乎期，不敬也，乃不飲而出。

公在國也，屢好夜獵。長岡莊左衛年過七十，夜當平公之出，而俟於門內，進駕前曰：君每以夜出，恐傷寒生疾，且窮獸能觸人，若或犯大駕，其如之何乎？老臣甚之憂，故敢出以告，願君止夜獵，從臣以爲老矣，皆唯懼公之怒焉。公有喜色曰：善哉，汝之忠誠，我是感焉。乃反爾後，遂輟夜獵。

某寺老僧來侍坐於公，親臣適有逆乎，公心忿而謂之。其臣反復辭之，老僧謂之曰：得君之謂而反

復辭之，不敬也。子暫退。公謂老僧曰：否，不然，可辭而不辭，則是非不分，而遂爲過。主亦長憎之，可辭而能辭，則是非乃分，而免其咎。主亦將解其忿。

公當適有怒，而若監官請奏事，則姑使待之，盥漱而散忿，或謠以安心，而後聽其事，是必欲不遷怒也。恒曰：聖人所謂不遷怒，非我之所能及也。

平岩彌右衛年旣耆艾，舊有武功者也，嘗侍坐於間。語次及戰事，彌右衛曰：臣曾有疑秀吉靜嶽之戰，其屬中川瀨兵戰死，秀吉聞之曰：今日之戰，我得勝矣。長湫之戰，池田勝入，森武藏父子攻岩碕城，丹羽勤

助宗族悉死。秀吉聞其捷曰：今日之戰，我取敗矣，是可疑也。聞其兵戰死，悅以爲勝。聞其將勝利，嘆以爲敗。愚心頗所不解也。公暫思之，乃曰：秀吉之言，有其理哉。寡人欲獵於東國，而先獵乎他山，以多獲而後圍狩東國，卒不得如意，是見小利而不專志乎東國也。彼中川瀨兵所志而致命，故其戰將勝也。池田森二氏不專志乎長湫，而先攻岩碕，故其戰將敗也。秀吉之慮，蓋不出于茲矣乎。

公與平岩彌右衛相語及古城古戰事。公曰：我那姑射城，舊有大沼於後，以爲固塞矣。而近年沼漸堙

塞，不足以爲固，如之何乎。彌右衛對曰：君之不忘守備，亦羣臣之所以恃也。抑又有語于此。昔日忠吉君之在清洲也，福嶋正則來見，而謂忠吉君曰：往年關原之役，君之武名聞於遠近，而今此城非有要塞險固，君而居此陋城，無乃非素意乎。蓋擇善地以構堅城，忠吉君曰：是非卿之言也。今之天下，我父兄之天下也。自非我之起事，則何城之用乎。若或西國諸侯有謀反者，則非可居此城以待之。遠率師旅，迎以合戰，豈其恃此城乎。故城之惡，非我之所以爲患也。正則聞此言，而大感服焉云。公聞此語，數年之憂

一時解散

內衛溢谷彌大夫屢有過失出以爲書院衛後其伍長闕衛將選舉彌大夫國老以爲彼往年在内而多過失不可以使也然而衛將之所選亦不可以掩也則達之於公公曰彌大夫爲書院衛既歷數年則將習其事以爲伍長亦可也乃命之既而語老臣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若不能於內職者遷之於外官習事之後又當進其官也

南光坊天海駿城以來與公親善年過期頤嘗來見公有事而入使近臣丹羽次郎接待之天海語

次郎曰老僧今教戒公曰神君之德實不可測也雖牧圉之言皆能斟酌之故欲公亦如是如此天海之語公亦能聽用人言雖輿隸之言不敢侮之也

林道春來公時入内而食謁者肥田某謂之曰寡君今在内而食請少間竢焉客曰然則後日復來乃還公出而聞之曰道春來何爲不告焉肥田某乃陳其應對之辭公忿曰當在内時告之則汝見我顏色不悅乎何使我失敬於學者

公語諸臣曰兩軍相戰勝者士卒生負者士卒死皆

勇而奮戰則勝，勝則生，皆怯而愛身則負，負則死，然則致死以戰，是求生之道也。斯欲使士卒豫識之。公嘗道宿遠州金谷，令翌朝發八鼓，至夜公未寢，小吏徇於驛中曰：發駕九鼓半。公聞之，召監官曰：發令八鼓，何為徇以九鼓半？對曰：恐衆從者遲緩，故每進半時以徇焉。公曰：令而後其期者，其怠慢也。若徇以九鼓半，則衆從士必以九鼓集，若然則其下僕隸亦必進半時，以為行裝，是將無休臥之遑，而我發以八鼓，則衆以為令不信，而反生懈怠，衆不信其所令，則臨大節乃失機會，故上之所令，必不可以不信。

也。自今而往，必勿施如是違令矣。

熊谷立設語。公曰：司馬溫公，吾無過於人，但平生之所為，不為難言之事。公曰：寡人亦未為隱乎人，又未為恥乎人，但當聽政事，則有辟人以密之，是非隱之，猥露頭之，則有害乎人，故也。

公書一聯標榜，以懸燕寢之柱。一則曰：天下無不是底父母。一則曰：世間最難得者，兄弟、老臣、寺尾、土州。嘗有言紀公之事，公不應，顧柱上標而哂耳。

公之以孝友為先務者，可知也。  
天子之使來，一則二位之公，一則四位之卿，卿與公

同坐於一堂。公謂卿曰：吾子清門，卒將進公位，然今猶卿位四位，與二位同坐，其禮未之聞也。退席可也。卿乃退而坐。既而公語老臣曰：寡人嚮辱彼卿者，不快也。然而王朝之人，若以武家為不達禮典，而輕侮事，則我恐致大君之辱，故不敢顧慮，而面斥之爾。此事王朝之衆聞而嘆美之云。

侍醫壁庵者，好學禪佛，嘗語公以佛所謂事理圓融之義。公善其語，後屢稱事理圓融。壁庵以為公既能信禪學，他日侍於間，與深田正室儒為儒佛之論。公聞之不悅，乃謂壁庵曰：蓋佛書之起也，後

漢明帝時，四十二章經者，初自西域來，然以梵語不通，彼佛之徒，以中華文字譯之，其文字皆取諸經傳中，則雖有與儒相似焉。其教素逆乎天理，悖乎人道。夫人道莫大於五倫，而彼絕五倫，以亂天理，縱有可言之義，本是無父無君之道，而非所以治國家也。但其採用儒語之巧，雖偶聽之，我豈信用之乎？而於我之所聽，為今之論，甚可憎也。大誚之矣。

公雖專好聖學，然亦適召諸宗僧侶，使其宗書講聽之，或請聞論其經義。

公寢疾旬餘，自以為遂不能瘳。薨之前日，命有司曰：

今日我甚快將遊於後園吾不見羣臣也久矣悉召之園中以使見焉有司乃召桓朝見臣僚而皆列之於園徑左右公乃強起而為近臣所扶以步羣臣拜伏蓋是欲與諸臣訣爾翌日乃薨

公寢疾之日自書遺訓以與世子如左

一為人君者萬民之所從而得其民心為要矣而君之行不善則外雖從之其心不從其心不從則臨大節必背且國之風俗善惡皆倣君故人君之行當慎其獨也慎獨之方在守禮法能守禮法則國安民治也

一人君之行專在志于學雖然偏寓心於書籍而如惡接見人則亦誤也或有諸臣請見則直舍書籍乃接見之應其等級以可相語也慢於見諸臣則有害乎萬事也

一遊技俗樂絕不知之亦野人也些為之可也但能存心而可不流淫焉也

一少壯之時多有玩物之心而見我所好之物則切欲求之或欲造之然如武具兵器則好之可也其他無益之物則戒而不可玩也

一諸臣之有諫皆言君之過失也見言己之過失則

心含忿而見於顏色是特可慎也且其諫者或言我私行則疑之以爲近臣告之而欲以譴其告者是最人君之惡心也凡臣之有諫則先下氣溫色可以聽之也蓋臣而諫者忠莫大焉言人之過失朋友之際亦猶難言焉况於君乎而不憚君怒不愛己身以諫爭者是至忠之臣也故聽臣之諫我之所爲假令不非然敢辨爭之則又無復敢諫者無復敢諫者則其過失日長而終至亡其身矣一君之使羣臣知人爲先知人之方觀其行之臧否察其言之信僞考其能不能而宜以器之也若官

職不稱其器則是非其人之咎是君之誤乎見之也

一生於武家者人之不以爲怯爲善矣平居與人相語及軍旅之語則可以傾心聞之聞之苟且則說之者不竭其終始而以爲不勇於戰事當聽其語則雖有事必聽之畢而後可起也或謂雖不聞古之軍事臨乎有事則將爲謀略而誇其才以輕人言者必將取敗矣多聞古之戰事而論其勝敗之數以圖回之而後功名可成也

一凡旅行其發之時刻不可違其所令若上違其所

令而苟遲緩則下皆不信其令而生怠慢又且在  
道路不可亂從者行列苟亂行列而輿馬步趨不  
整則人視而輕侮之旅行之日最可備於不虞也  
一會同朝集時必不可遷其坐苟舍其坐遷則位輕  
人侮若會高爵人則降一等以禮之必不可以傲  
焉

一為人君者不可偏倚於一事偏倚於一事則怠忽  
於衆事衆事怠忽則政不修也

一諸臣之所陳言雖小事也必不可忽焉小事積而  
爲大事也熒熒不滅炎炎如何涓涓不壅終爲江

河苟謂是何有而忽乎小事則遂爲大事乃至不  
可如之何故諸臣之言雖小事也審聽之而可以  
戒慎焉如此則國家長治也

右十一章 敬公所以訓世子也



昇平日新錄卷十二終

昇平日新錄卷十三

尾張侍講 冢田虎謹輯

紀伊南龍公

紀伊南龍公。神祖第八勇也。幼而英邁。勇膽義氣。神祖特寵之。至神祖大故。且夕於膝下。而厭食。其教訓文武該通。技藝多能。居恒謂近臣曰。士不可偏乎事。不可泥乎物。武而寬為善矣。

慶長十九年冬。板倉勝重羽書來。告大阪逆謀。板倉重昌達之。神祖神祖乃避人而密聞之。公時年十三。心不安焉。潛傍紙障聞之。既將欲從軍。而私起

勇焉

大阪之役、神祖率諸軍、既至二條城、與諸將軍議、  
公年十四、進曰、請願為先鋒、神祖有喜色、而且曰、  
將軍台德自為先鋒、則非可憂也、大和紀伊和泉河  
內四州之士、將屬大阪、以擊我師、後亦不可知、故汝  
與義直、率二三軍、以備於後、公不得命而退、五  
月、諸軍既走大阪、至平野堤、而尾師與公師俱休  
而食、公臣小野田長兵、豐田文四郎、二人相語曰、  
先軍今將必大戰、而我儔如是徐遲、遺憾也哉、公  
聞之、乃欲越尾師、以急走大阪、老臣朝比奈總左衛

論其可不既而、神祖使二騎士告尾紀二公曰、戰  
既合、何為其緩、速驅軍來、告未終、公乃曰、為無益  
論、以誤期哉、揮旗驅師、以疾走、安藤直次迎、公曰、  
君何為緩、有可觀之事、疾來、則君亦將有功、可惜哉、  
神祖在茶臼山、直次携公上、神祖見之、曰、有合  
戰、今而至後、公乃對曰、然、故嚮在二條、請先驅、而  
不許、置我於後、今而以謂後者、恐非上之所命乎、  
神祖無辭曰、我過矣、汝之言是也、公甚憾、不及合  
戰、淚數行下、松平正綱右衛門大夫侍曰、君勿深憾焉、君  
春秋大富、自今而往、猶逢若事、而彰大功、亦將幾有焉、

公乃拭涕睨正綱曰噫正綱何言我十四歲時又復有焉乎神祖大悅曰汝之其言賢乎先登功矣深美之

公謂侍臣曰曩大阪之役予得先鋒以及合戰則我羣臣亦各有首虜之功而其身雖沒矣猶貽功名於子孫將爲我國榮而不得然者寡人以為終身之憾矣屢言之嘆慨焉

元和五年福嶋正則以罪放流而沒其封國當此時乎台德大君朝于京師公與尾水二公皆從焉大君使本多忠政美濃守安藤重長京加藤嘉明左馬

介收廣嶋城福嶋居城於此公見安藤重長曰廣嶋之

役勞可知矣予因有請焉福嶋氏將多良士今必離散乎四方我欲獲其最有名士請吾子爲之媒介使彼士仕乎我雖十數人我能畜之重長諾之既而謂人曰紀公今年十八而好士之厚非尋常之君也宜矣神君特愛之

福嶋氏既滅其臣大碕長行村上茂清真鍋貞成三士公招而祿之後賜三士茶長行則公手自賜之茂清真成則使給事賜之二士愠其不同焉而將欲去公聞之曰長行舊福嶋氏國老而爲鞞城主

二士在福嶋氏爲衛長也。豈可無其別乎。而愠之者。不亦異乎。二士聞之而服。

公招真田信幸。伊豆相語往事。語次問之曰。吾子舊

親炙乎。神君亦將識其行事。請語之。信幸曰。公之舉動。頗類乎。神君。但及使人也。則將不及焉。

神君能使人。夫不能使人。則不能成事。僕之祿邑。比公五分之一。然臨有大事。則有致死之士二百餘騎。公放鷹日。扈從間宮久彌。有不恭之罪。公大怒而手斬之。乃謂近臣曰。久彌之罪。予手斬之。是非何如。皆戰慄而曰。唯唯宜矣。君之斬也。近臣高井伊織

獨舉首而色不悅。公視之曰。汝之顏似不以爲是矣。我其非與。伊織對曰。臣固不以爲是也。久彌之罪。當殺。則宜使吏斬之也。豈何必自斬爲。君位高爵貴。而輕斬人。是瀆爵位。以失敬於天子也。若夫當戰國而臨時。以斬敵。則將有焉。今泰平之世。而以高貴之躬。手自斬人。臣以爲君之過也。流涕而言之。公無辭而入。有間召伊織曰。寡人過矣。汝之言實善矣。自今必戒慎焉。

寬永元年。公朝日光。神廟。至大桑驛舍。從臣高井伊織與松平久七。爭言而相鬪死。公甚惜伊織。

曰彼致身以奉主者也先年予手斬久彌時伊織獨  
忠諫以正我之非是國之寶也今而失之實可愛也  
伊織無子有女一人公命以花井氏子配其女而  
繼其家系

公有長光利刀自試死刑罪人使立而斬之不顛以  
刀柄推之乃中斷爲二衆臣皆嘆美焉公有喜色  
且誇其利手學士那波道圓侍公顧道圓曰異國  
亦有若利刀而且有若手鍊乎不道圓對曰利刀則  
異國亦有干將莫邪類數多善斬人者亦異國偶有  
焉公曰其名爲何對曰善自斬人而喜者其名爲

桀與紂也斯善斬人而喜大惡無道人也夫異國之  
君若有殺罪人則使屠者斬之公變色而入至夜  
乃召道圓曰嚮汝之所言甚善矣寡人大過矣自今  
而後必不復手斬人矣厚賞其忠言

大高源右衛者違公之命召而深責之且曰寡人  
不幸而不有良臣事不給亦多嗟無人哉那波道圓  
聞之而謂人曰君目暗而不能視人此大國內外  
舊新人亦不寡也豈詎無人乎視明而擇之則何無  
可用者不自憂其暗而患無人亦謬也已公聞之  
以爲然矣而悔其失言

公嘗朝江都之日，將從松阪帆海以濟，暴風洪濤，難以可渡，衆皆止之。公不可，欲強發船，衛長松平忠尚進諫之。公猶不聽。忠尚乃曰：「君必不聽，臣今賜死。」公不得已，而乃從桑名渡熱田，而至池鯉鮒。則忠尚先既至而迎駕。公見之曰：「汝何如先至于茲？」對曰：「臣嚮固止君，而臣與不濟，則是似臣怖風濤。故昨日從松阪直乘漁舟，而侵風波以渡。吉田乃今日迎駕也。若臣而溺沒，則止君之實，可以見也。是以強濟焉。聞者皆敬焉。」公不應。而過後日召忠尚，賜之禮食，且手自賜佩刀，而私使人言之曰：「當其時賞之。」

之，恐有倣以徒殞命者，故不敢也。公歸紀日，將從吉田舟行，風勁濤高，船不可發。從臣皆止之。公不可。大高原右衛入。公曰：「汝似欲言，我不聽。」對曰：「乘船固堅牢，舵工亦巧，非不可渡。但從船不牢，楫師亦不巧，如之何？」公曰：「以我副船及尾張援船載諸士以上，輿隸之賤，則皆留于茲。源右衛曰：「從君至，諸士皆侵風波以渡。雖輿隸之賤，苟飲食於紀士者，豈可安而留于茲乎？必將乘庸舟以競渡。然則恐多溺沒之，是必不可也。」公乃聽而止。公將調馬，雨俄來，且城樓待霽，觀城下往來，近習臣

青柳傳三郎細繭裳、繹繹袍、履高履、使蒼頭掩長傘以行。又藪三左衛布裳、綿袍、高褰手傘以行。公謂侍臣曰：視彼二人，三左衛舊少長於細川氏而習慣其俗，故今食祿二千石而頗有武夫之風。傳三郎秩不足彼十一，給事於我左右而殆為妖冶之風。觀所使之臣，以知其主之賢愚。如傳三郎者，寡人之恥也。公在江都館，尾公偶至。公會櫛髮，出相見遲。尾公乃召安藤直次曰：以久不相見，故來耳。非更有事，見汝聞安則可也。將歸，直次請以須臾留之，乃入。謂公曰：尾公倦族而今將歸，臣請少間留之。今

也。君之所相恃者，唯尾公也。其來也，可舍事過見也。而何使之遽，請疾出相見。公乃出，相見而謝焉。尾公既還，公入召櫛者，謂之曰：嚮比直次之訶予，予墮淚。汝視否？對曰：覘之。雖尾公之事也。直次之言，亦太甚也。公曰：汝之所慮，則將然矣。故我問之，今自非直次，誰又誠予如彼之誠者也。以如彼忠誠者，見附屬乎我。神君之渥恩，我深感之。故不覺乃流涕也。蘆川十休者，謂公曰：遠山某頗有智能，可用之士也。請官之可也。公不應。十休勸之者三。公乃曰：

諸臣言於我無不譽遠山者十休能思之衆人皆譽之者與衆人皆毀之者俱是不可人也孔子之教固然也釋迦老子亦或譽或毀也

衛長落合十兵善蓄枲實經冬至春如八九月之枲盛數十顆於盤以獻焉公不敢賞焉謂謁者曰十兵爲衛長則職當用心於軍事整部伍調人馬若有急難則走封疆以慮攻守之備也而欲進此枲乎我以用無益之心寡人所以不悅也如是則邑長里正之所爲也豈爲衛長者之事也乎哉十兵赧而退食祿三百石之士出三兩金以買一幅古畫公聞

之召老臣村上道幸命之曰彼費無益之財使監官督之可也道幸乃使之督信也公又曰彼人馬武器之備何如監官曰皆能備焉人則畜壯僕馬則繫良馬武具亦皆善公乃有喜色曰如然則藏墨蹟古畫亦可也當有他方賓客而設神佛之形象呪詞亦非國華也但不過爲善

國用不足因賦羣臣秩祿五分一期之三年既三年復之有司曰用未給賦之今二三年則給矣公曰不可信不可失上一失信則下生疑下生疑則賞罰之令亦不足以勸懲之下疑賞罰則臨大節而不成



用天道無偽春秋不違故人信之人主當奉天道焉  
可失信乃皆復其賦

公朝江都年發軔前日必謁諸神祠廟從臣吉見喜  
左衛途而謂曰下民皆以為君能信神臣等亦以為  
然公曰汝等赴江都日告別於親族相知否對曰  
必告之曰寡人亦此意也寡人守護此國為職故告  
別於諸神以託之留守焉爾

公在國也屢出湯碕集鯨舟四五百靡旗擊鼓吹唳  
囉以定機會窺鯨魚來而進退馳騫恰如舟戰以為  
遊觀其狀聞於江都閣老謂紀使者曰紀公講舟戰

之狀達於上聽如之何使者不知所答以急足告  
之國老國老相議曰鯨舟之觀可止也乃告之公  
湯碕公曰今聞江都之告而乃止之則是實為講  
戰也不止為之則是為遊觀也可知矣於此老臣加  
納子至公語之江都告加納子曰觀不可止止則  
反似講戰與公同慮焉乃不止而觀

安藤直治才不讓父直次不幸短命公甚惜之其  
子千福猶幼公問近臣曰千福質性何如世人風  
議亦謂之何皆對曰世人之議以為千福才質將不  
減乎父祖矣公拜天而曰是天之所以寵靈於我

國家也。

公自幼小所一見之人則經數年猶不忘之或於稠人廣坐中若有非其國人則見而辨之果得他國間謀亦屢有焉又於京師大阪買妾婦官婢多索嘗宦於諸侯者以使買之斯所以欲知諸侯之國情也。慶安四年大猷大君薨其七月逆賊魁首由井正雪偽作公之璽書擬徒成黨密謀作大亂事乍發覺賊黨皆捕繫焉正雪則自殺賊黨乃上公之璽書數紙執政閣老皆以為一大事日夜會議乃相謀曰先迎紀公於城內面示此璽書察其舉動則信偽

可知也若其有異狀則直囚之乃勒剛勇士數十人以伏於堂下乃埃公至於此尾水二公亦先朝執政相與告之二公而示其璽書尾公光友乃曰紀州假令有陰謀寧可借落魄漂零徒之力乎是必詐謀而已水戶公亦以為然然而諸卿以下皆寒心而埃公乃朝自若就席井伊直孝酒井忠勝松平信綱進以凶賊逆謀之狀告之阿部忠祐乃奉其璽書數紙以正之公攬見之乃莞爾曰嗟是可慶也天下之福也若彼逆賊偽他諸侯謀書則其偽雖著也上及諸臣之疑猶將或不解而今偽寡人

璽書則非君臣之所以爲憂而事自治也。今上猶幼而與諸臣俱將有疑乎寡人則請致寡人封國而唯命之從。然則是上下無憂而天下長久之基也。故予以爲可慶也。尾水二公及執政諸卿皆感其辭而相悅。忠祐、忠勝等乃曰：實如命，公何爲有異心。斯彼賊徒之罪，所以愈重也。今當皆服大刑也。公乃曰：願逆賊中暫存壯者四五人，猶將有所鞠効。今悉殺之，則猶且貽疑於此議，未定矣。

大猷大君世。尾張敬公在江都而疾病。公之朝本以四月爲期，然爲尾公病故。大君命以三月

朝。旣發至遠州，見附驛。閣老璽書來，致上命曰：尾公疾漸愈，公雖旣在道，反當以四月下旬朝而大君內臣中根壹岐更自書致。上意曰：公當速來焉。內外二書齟齬。公大惑焉。三日次見附，以君臣相議，長臣渡邊直綱若狹守曰：進退皆難也。意者是非必大君有心焉乎。雖然，以臣之愚計，斷之壹岐自書。大君之私也。閣老璽書，天下之公也。舍公而從私，恐爲過矣。不如舍私從公也。公曰：善。從汝計。乃反歸紀州。聞之者皆美從直綱之慮。公在國也，放鷹於郊野，過一村，村民皆曝麥於道傍。

僅通一徑。公曰：是民終年之糧，勿使從者蹂焉，命之再三。監吏傳令，皆一一從行，無毫蹂躪。麥村民舉喜仁惠，既歸於老臣，衆坐中，監官語公之仁惠，民皆喜悅之。衆臣與感焉。獨水野重良於路不悅，曰：異哉！君之所爲，豈足以爲仁惠乎？國君之行，封內之民，滌路避人，當無所妨礙也。曝麥不收，斯不畏君威也。不畏君威也，則政令不行。國君仁惠，則在政令，寧在如是細事乎？公聞之，曰：重良之言，實是也。公嘗調騎馬，當馳騁而風飛帽，立鞍上以持帽，且騎而騁，侍臣皆歎其輕捷。後日又調馬時，吉見喜左衛

語松野惣太郎曰：子前日不觀君之精妙，乃語其將帽之狀。惣太郎聞之，曰：君之騎馬，是未善良也。如是則非所以可美也。公聞之，色不喜，乃進惣太郎而問其由。惣太郎對曰：神君之善騎，天下推之。君之所知也。而小田原之役，神君爲先鋒，丹羽長重、長谷川秀一、堀秀政三將在後，從山上臨，則神君之旗幟見乎山下，前有溪水，架小橋。神君之師不得渡橋，皆涉於上下。三將相謂曰：德川氏天下之善騎也。將必騎渡橋，皆不瞬而視。神君既至橋，乃下馬爲徒卒所負而濟。三將之從兵皆笑之，曰：天

下善騎者，何不能渡彼橋。三將叱曰：何笑之為？是乃騎馬之所以精鍊也。善騎者不乘危，且軍前特愛身，不渡彼橋者，反是其義可知也。以是謂之。君之為輕捷，是騎之所以未善與。公聞之感焉，使記其語以藏之。神祖嘗曰：凡危險處則下以藏之，是乃大坪流之奧旨也。國用窮矣。今村小兵者，告減羣臣秩祿之計。公召老臣以下有司，而問其可不，皆曰可也。加納直恒後入。公又問之，直恒諤諤曰：不可也。公意猶豫，國老三浦長洲曰：從小兵計可也。直恒乃謂長洲曰：吾子實以為可也乎？然則盟長洲面赤而無辭。公乃

悟焉，止其計。明日召直恒曰：昨日汝之所言善矣，故寡人止彼計，抑我且有誠，汝其言雖直也。朝面斥大臣，如昨則非也。

阪口小兵者，初仕淺野氏，而有軍功，後又仕福嶋掃部，而復主讎。故公以四百石畜之。小兵死，其子不辨菽麥，命襲其祿。老臣皆曰：小兵子愚癡，不可世其祿，減之可也。公曰：寡人亦知彼質，然羣臣中不獨小兵有愚子者，亦將多也。若今減乎？小兵子則他之有愚子者，視之以為我儔，亦當如彼，乃將失奉仕之志，故使小兵子全世其祿，則所以使羣臣不失其忠。

事之志也。然則僅費四百石而將得大益於寡人矣。  
老臣皆服其大計。

萬治中召佐竹義處

義宣之孫

老臣戶村十大夫而自問

之大阪戰事。大阪之役佐竹義宣與敵將木村重成  
後藤年房戰於今福而有功於此。神祖及白德  
大君賜褒命書於戶村十大夫。公請拜其命書而  
置之於案上。乃以大阪地圖具問鴨野今福合戰終  
始焉。十大夫審語其勝敗之狀。晷盡繼以燭。語大抵  
畢。十大夫乃請退。公曰。老人長談疲倦可恕矣。然  
能適寡人之願。乃命侍臣而賜酒食。且取命書於案

上。正席以捧之。謂十大夫曰。凡以穀祿貨財傳之於  
子孫者。則亦不寡也。得若命書以傳之於子孫者。諸  
侯之臣。其又有幾。汝實有弓矢之感應者也。深嘆美  
之。而後反之。

昇平日新錄卷十四

尾張侍講 冢田虎謹輯

水戸義公

水戸義公。神祖之孫而先考威公。神祖第九男也。公在胎時先公屬其婦人於臣三木仁兵故。公生於三木氏。公四歲時與鄉童俱遊戲於三木氏門外。有僧善相人過視。公曰。此兒非庸人子。何如遊于茲乎。熟視而異之。威公無適子。繼嗣未定。大臣中山信吉奉大猷大君命。以之水戸。於其庶子中。擇可立者。公時年六

見中山子，乃執脯脩曰：「爺也，與之，信吉拜而受之。知其秀出於諸子，反告之。」大君乃迎而立之，以爲世子。明年，公初見於大君，大君憐其幼，手自賜之文昌星銅像。公隨成長而好文筆，辭藻之善，遂至爲異國所知，斯世之所與知也。以是顧之，其初賜文昌星者，自其應瑞也。當時皆稱之云。

威公在江都礫川第也。於後園中櫻馬場，使斬罪人命，措其首於其所。至夜謂公曰：「汝能持園中首來否？」對曰：「能於此。」公年七歲，威公乃與佩刀曰：「帶之往，所謂櫻馬場，距第館百五十步餘，流水茂樹，僅

通小徑，寂而鬱葱，雖晝日也。婦女則不肯獨行，老姆侍女在側者，皆怖畏之，以爲公之舉動何如，而手握汗。公乃翾然起，侵闇夜出園，徐徐獨步，探得其首，然而猶微力，不能舉之，乃持其髮，漸挽之來。

威公深悅其勇膽，侍御者皆大息而駭焉耳。

公年十二，善騎馬，又善游水。威公携公而遊淺草川，曰：「汝能游此水，我且先導，乃脫衣而投。」公亦直裸而投，遂游泳而出。威公大喜。

公年十八，讀史記、伯夷傳，而感慨焉，自以爲舍兄而已爲嗣。兄賴重爲高松城主甚失道矣，乃有終讓位之志。從是



而後好學日篤後年威公爲公娶於京師公  
素有讓位之志故不欲婚然父命不得已乃欲以兄  
子爲嗣豫屬其意乎夫人

明曆三年公初選日本史以神功皇后列於后妃  
以大友王子爲皇帝之列南朝爲正統異於世之  
所傳也

威公在水戶而疾病公聞其告乃晝夜奔走以至  
水戶就養左右而致其力疾不愈而薨公哀戚太  
甚矣方俗葬祭之事專委之佛也久矣而公不羈  
乎俗葬祭之事一用儒禮自是以來其國以是爲常

威公嚴猛違命得罪而閉門之臣亦數有焉及葬日  
也公皆命免之使之皆出乎葬道傍拜送柩車真  
木景猶山邊義忠田代吉音及荷威公恩者皆將  
殉焉公聞之親至景猶宅慙懃曉之說殉之非義  
以止之於此皆服其教而止矣此事上達乎江都遂  
永禁殉於天下

大君召公於水戶而將發嗣位之命命使將至之  
前日公會兄弟於先君主前謂兄賴重君曰有  
明日上使將至之告是必使光國嗣位之命使與  
弟不肖舍阿兄而爲嗣子從來心之所以不安也故

顯考在時。我欲遁世者亦久矣。然又人之多言。或以爲我父子兄弟不相善之故也。唯是之懼矣。是以至今不敢而已。今亦上命不可敢違也。則願以阿兄子松千代爲光國嗣子。敢請許之。賴重君不可。公曰。若果不許焉。則雖上使至第。不敢奉命。乃將遠逃焉。敢固以請。賴重君猶不可。公乃有果決之色。起而入。諸弟同辭。而謂賴重君曰。君必聽之。速與松千代。若猶不可。恐爲國之殃矣。於此不得已。而從公之請焉。公乃奉。上命而繼世。遂以松千代君爲世子。

寬文五年。明人朱之瑜避其國亂來。公招之而館其第。終身師事之。之瑜字魯瑱。號舜水先生。公欲建聖堂於水戶。於諸臣撰其才。使之從舜水以習釋奠儀法。又聖堂殿閣廊廡門牆及祭器之類。皆摸象之。造小形像。今猶藏諸礫川第。公嘗所編集。本朝文章三十卷。既卒其業。而獻諸天子。天子賜題目曰扶桑拾葉集。公有上表。天子又勅使。公獻詩五十首。倭歌五十首。朝鮮聘使來。公與聘使贈答書。及詩數首。有焉。聘使所贈之土。宜目錄書格不法三。公使侍臣書以

詰問之。彼聘使大窮無辭云。

公好古之篤。諸侯以下。至窮巷處士。若有藏奇書者。切請使贖之。或盡價以求之。又使人周遊于四方。雖一行片楮。所未見聞者。悉拾收之。故古今奇書。無不藏焉。公恒曰。獨藏珍奇書。不敢以假人。是鄙吝之甚也。乃戒諸臣。而有請閱之者。則皆貸而不拒。公之爲世子。私愛一妾。人告之。威公威公不悅焉。公聞之曰。父之不悅。我何措而愛之。雖然。彼無罪。不忍徒去之。乃召牧野孝和。託之曰。善使此女嫁。孝和諾之。乃以爲己娣。而嫁之白石助右衛者。及公之

繼世。而彼婦謂孝和曰。先君以來。諸臣之婦。有舊故者。出入於內宮。或有時而見於君也。妾亦願得一見焉。請吾子以間爲我請之。再三言之。孝和不得已。而告之。公曰。彼舊寡人親之。豈不欲見乎。然因先君不悅以去之。然則雖先君今不在也。寧忍見之乎。使彼出入於內宮。斯不敬之大也。且縱不有其嫌。彼今則賤士妻也。若及見之。則當准其夫也。如然則婦女之愚。以其遇之大異乎。昔日反懷怨恨。故難見也。汝善曉之。終不許入諸內宮。

公自少壯至老。年年正月元日。則著衣冠。先向西京

拜稽首。嘗謂近臣曰：我君天子也。將軍宗室也。汝等亦勿誤焉。

藤澤遊行寺主僧載齋藤別當實盛甲冑來。公不肯視曰：實盛源氏之士而降平氏者也。我亦源氏之後裔。彼貳心之武具。豈可觸目乎。

公嗣位後。屬國老長臣語之以酒家狗之古事曰：汝等必勿爲噬人犬。

公嘗語人曰：源平之戰。梶原平三再反入敵。後世以爲美談。予顧之。平三疑子源太之不見而索之。聞人言是將鬪死。乃流涕者何如也。武夫臨戰致命之間。

豈有遑乎流涕哉。且彼言士之勳勇爲子孫也。而求得源太乃反馬者。皆是爲己進退者。而於忠則無也。以予謂之士之養子孫。其要何爲也。臨乎天下有事。乃將率以備其用也。寧可求生以害義乎。

公每舍人之過。而取其能。特少壯之過失。則能寬宥之。居恒謂老臣曰：汝等以生質。愿慤偏守法者。爲最上人乎。自非聖人。則不能生而從道。今之所謂生質。愿慤者。多是愚鈍。不成用者也。汝等今處長官而行。恭謹亦各少壯時。則將有不必守法之事。或少壯時。放蕩不軌者。後改其志行。而爲國家之器。亦多有焉。

故少壯之過失，特宜宥恕焉。

大猷大君近臣梶定良

左兵衛後於日光叙四品

特浴

大君渥

恩。大君薨而葬於日光，定良切請而走日光，終身

奉事寢廟，致如在敬。公感其忠誠，每通好信，定良

死。公聞其訃，自作文以祭之，且厚贈之。

公初在三木氏，而六歲時，京師賈人留宿於其宅，戲

語。公曰：小人昔渡唐在船中，而觀龍虎鬪，實壯觀

也。龍從海騰，虎從山走，黑雲四起，數里如闇，夜波濤

如山，天地震動。公曰：汝其時在何處而觀之乎？必

不可得在船中，可疑也。賈人窮而無辭曰：幼君可畏。

公有慈母名阿香。公七歲時，冬雪日，作歌曰：雨雪

若能爲白粉，掌中握得塗香顏。此阿香志氣愈乎？夫

故。威公使之養。公乃日夜盡心，而能保護焉。

阿香病而死。公甚愛悼之，作文以述其功勞。

公之幼時，有善相者，相公手理曰：弓箭理也。

世俗稱有弓箭理者橫死，故傳姆侍女皆悲之曰：當

斷此理。公曰：武將之子，手有弓箭，固所願也。是天

之賜也，豈可失之乎？

公猶幼稚，威公謂之曰：若我與汝俱臨戰場，我爲

敵所擊而斃，則汝如之何？公曰：君若爲敵所擊，則

小子超越君躬，乃將擊其敵矣。威公悅焉。公自幼至老，諸臣之所陳言，不敢拒之，皆斟酌用之。舜水先生驟有諫言，其或有不協日本風俗，亦不敢逆之，每有愉色以能聽之。

公自少壯以來，昵近於左右者，雖特嬖之者，然未敢官之。至授官職，則無親疎內外，審撰其器，嘗有一人最得寵者，內外皆言其必進高官。公聞之曰：彼實能稱我意，然非政事之才，寧可授之官職乎？衆人之言，可謂愚矣。

近藤貞久、牧野孝和三吉廣之三臣奉事左右數十

年，貞久與孝和其氣質剛柔如白黑矣。或謂公曰：三臣氣質大異也，而君同使之數十年，何以也？公曰：三臣心雖異也，寡人之心則同也。昔

神祖在參州也，佛高力、鬼作左，無彼此三平三宰相和以能治民，是佛與鬼及無彼此，合以鹽梅焉。今我三臣亦有似是矣，故數十年能相和也。

公嘗欲使一隸列卒伍，而使近臣私訪之於諸部卒將，皆曰：唯命也。獨伊藤祐元不肯曰：是不可使也，不敢奉命。若夫執政以公命之，則敢奉命。今君以私使子命焉，則不可使也。近臣愠之，反以復命。且曰：祐

元輕侮臣，故其對然矣乎。公曰：否，是寡人之過也。彼能守職者也，美之。

儒士板垣宗膳比少也，習俗樂優伎，當燕會時，而或告之。公望宗膳辭焉，再三強之，卒固辭而不為。侍坐皆失興。公曰：宜矣，不為之也。是固不似乎儒士之事也。宗膳嘗侍間曰：君則堪忍之強者與。公曰：何謂也。對曰：君之所言，無是無非，諸臣皆唯唯曰善然。君能堪忍之，公有喜色焉。

公偶觀俗樂，而鄭衛之音，則甚惡之。臣辻半三子半五者，善淫樂，而不好武技。公嘗畋獵，半五亦從，不能騎馬，僕從扶乘之。公遙見之，問曰：為誰。近臣曰：半三子半五也。後五年，半三請老。公許之，而且命舍半五，而以半五兒為半三之嗣。半三善射，故使其孫繼世。

公恒謂近臣曰：人不係著乎物為善矣。汝等當慎，而莫係著焉。又先入為主，初所聞之事，改之不易者也。今作詩歌，舍初之趣意，而別致趣向，亦難為也。事皆有然，故多惑於理非，斯所以宜存心也。

少年輩講擊劍，疲勞皆假寐，有盜悉偷其刀，覺而皆驚，各以為失武夫之道，則不可以生存，乃告以俟命。

公曰睡中之事誰又得知焉非可以爲辱也舍而不

問北條時賴臣大橋團六睡中見盜刀時賴謂之與公同焉

近藤三七者俄狂疾發走岡本七郎宅將妄擊焉七郎與子兵七知其狂疾而欲以捕之然刺擊不得執既承數創則不得已而斬殺之三七弟五三郎聞之乃欲復兄讎直走七郎宅僚友既多集相禦而止之然猶其志不已公聞之曰七郎父子知其狂疾而不敢敵之徒欲執之然既被數創則不得已而斬之非所以爲怨讎也乃命使之和而以七郎女妻五三郎後日公謂儒臣曰狂氣者醫家稱心風則是疾

人也今夫無疾而亂五倫者是實可謂狂氣也

下吏輕卒無禮於士大夫者乃可斬棄之先世之法也公嗣位後未及改此法賤吏老父途而不禮乎水谷次郎者次郎立斬老父老父年八十一足不能步扶杖而徐行公聞之曰法雖然也然彼老父則雖有罪不加刑之年也縱不知此義彼爲父祖之齡則當宥也而立斬殺之殘忍之甚最可憎也然至今爲國法則不可如之何也遂改其法

近臣莊團藏者公謂有所思而俄逐之衆不知其由皆疑之後數日語侍臣曰寡人所以逐團藏者十



二三年前予在水戶而觀於久慈川上時大雨餘水  
洪浪駛我欲試游之皆止之予猶壯強不免乎馮河  
之勇以爲是何有而不敢聽止乃投而游之從者善  
游者皆爭以游而團藏最巧水我舊知之則以爲先  
人以游也而彼獨立岸上觀焉其固不能游者我皆  
制止之汝等從其行者定將記之團藏之不游寡人  
當時甚不快焉然亦以爲將有悛其志至今寬之既  
是十有餘年猶未見其善行故逐之也既而舉其弟  
更賜之食秩是因其父六郎有功於國而不絕其世  
也

牛尾太郎衛者數年親事左右能稱其意矣而一旦  
以其罪囚之於長臣鈴木氏衆皆訝出於急猝既而  
聞之公自三年前竊督察其罪狀而至其前宵接  
之不異乎平生誰亦知其今日如是矣又凡有罪而  
或放或囚之士後及免之則不念其舊惡復使之奉  
事視之如舊况一朝一夕之過失則其時已過不復  
言之至左右近臣亦相語人之舊惡每戒禁之  
常憲大君世惡殺鳥獸特禁暴犬都下士民大保護  
犬嘗三公同朝公謂閣老曰上之愛鳥獸也予  
以爲仁乎民之餘及於鳥獸然民猶有罪則殺戮之

况鳥獸乎。故犬之入我第，即中而盜飲食，壞牆壁者，予乃命捕殺之。

公畜雙鶴於莊園，特愛之。而近邑民誤殺其一，捕而徑之，將服死刑。公曰：我手斬之，乃野遊日命。

獄吏以坐其民於野，手自拔刀，三觸其首曰：汝殺我鶴之快，與今死此刀之快，與？嗟可惡之悍奴哉！將舉刀以斬之。顧謂近臣曰：雖殺此奴，死鶴其可生乎？我以禽獸故殺人，亦所以不忍也。何如？皆曰：實是唯君之仁也。乃赦而放之。

威公在時，嘗兄弟相會。

公弟賴元。

松平大

學頭祖有力，取

爐中鐵箸綸之。公覽之曰：為人君者，若強力之事，戒而不可為也。子自負有力，與後宜慎也。乃援其所綸者，二指以挺之，其直如舊。公之有力如是，其可驚者屢有焉。然平生深匿之，甚惡人之譽其力。故羣臣皆如不知焉。公老而後，泛船於海上，邇臣佐佐藤藏欲遷徙舟而過墜海。公乃展右手，扞其襟以舉之。

礫川失火，公第當大道，勢不可免。世子綱條君指揮諸臣，皆登屋上，乍防得之，乃告之。公曰：豫立防火使，及其隊伍卒隸，以設其職，是何為也。若彼徒

屬不能防。燒則燒耳。家室之燒則改作焉。若傷諸士則不可如之何。而今而往必勿有然矣。公嘗招尾公引之燕寢而終日宴且談語。明日尾之城使菅谷次郎會我城使岡崎藤衛語之曰。昨日寡君自貴館歸乃召諸官有司皆以爲莫有事乎而各心不安。皆直入焉。寡君乃語焉曰。寡人今日爲水戶所招至則主君曰請今日相語於燕寢。予乃以爲主君之風流燕寢之結構必將古雅珍奇。故欲以觀之。予之故也。乃入其燕寢其結構大異乎我之所意。柱椽不斲。筵席不飾。牆壁皆以反古紙粘之。更無彫

畫之文。予謂之曰甚矣公之好質素也。主君曰如是而足矣。且以相親故使侍御婦女給事。見之一無美艷者。其衣裳之麤不及我婢妾。雖汝等妾婦蓋不如彼。與其諸如是。內禁奢侈不好色之狀。寡人太感焉。故今召汝等以語之。欲以爲鑒戒焉。寡君深嘆美焉。菅谷次郎云。

公告老而讓位於細條君。明日拜於江城。從者甚少。衛備一鎗而已。行路之人不知其爲誰。

公旣老矣。構幽棲於西山。使輿隸耕於門前田疇。親察稼穡之事。而納稅斂於司農。如其賦法以試農之

利竊告監稅農正以使之不急乎民  
公老而後屢巡觀封內省民之苦樂自奉養甚粗樸  
而事仁惠其行路禁辟人曰凡往來之人皆有事於  
世者也我則既老而無事於世者也焉有妨害人民  
固制從者而不止往來

公謂侍臣曰聞世人謂我以為好學問而不好武藝  
是謬說也為武士者而修武技是其常也我雖不戒  
令焉諸士自當為也學問則多不好之故我特教令  
之而欲以使羣臣知人倫之道也

公除封內淫祠者三千八十八其有舊故而所廢者

卻

則修復之而置之祝氏又毀新造佛寺者九百九十  
七以破佛戒僧為農民者三百四十四人而古寺廢  
者則修造之招有名僧於他邦以為之主

公老而後一日招僧六七十人以其語語次及古戰事  
一僧曰今或有萬一事則我曹胡盧頭以先進馬前  
而逞一戰如諸士則有妻子乃將有所係戀焉若野  
僧等固無其累則專致命以鬪死耳侍臣曰  
皆以稱善獨馬場左五衛陪後而色不悅公見之  
進席曰今老僧之言汝獨有不悅之色何也對曰僧  
之所言臣以為不宜矣蓋為僧者以柔和忍辱為行

縱中心有所思，如今之言，則不可出乎口也。軍旅之事，非釋氏之所論。且羣臣苟食俸祿者，臨乎大節，而誰為妻子所羈？臣以為不遜之辭，故不悅也。公無所應，而侍坐者遂退。明朝，公召左五衛，見之曰：汝恒杖乎？左五衛以為昨陳逆耳之言，則必見誚責焉。而得不圖之問，不知何謂，乃對曰：唯臣既杖，公乃取一大杖，削八角，以與之曰：汝行山中，則以是驅狐狸可也。平生則以擊阿諛佞媚者可也。

取

封國久慈郡，有寺號種櫻寺，有一大華木，傳言在昔源賴義與義家還自代奧州，止旗於此，其旗以華木

為杠，杠活而生根，枝葉漸繁。方俗誤用櫻字，以為華木。

公新建祠堂，作賴義義家神主，以安置之。自書其傍曰：遠孫光國奉祀，以時祭之。

公使臣佐佐助三郎之撰州湊川，修楠正成墓，疊石以造壇，立碑於其上。碑面自書曰：嗚乎忠臣楠子墓，背則刻舜水所嘗撰之讚。宋史曰：昔孔子題吳季札之碑曰：嗚呼！積善之墓，蓋公倣是與。

封國久慈郡，有天神林，村有小祠，邑民舊以為菅家天神。公驗考之，天神七代之神也，乃改造其祠，自書扁題曰：七代天神，以禋祀之。

元祿七年。常憲大君招公於水戶。公至。乃應  
大君之請。講大學篇。  
公寢疾於西山。大君數使使問焉。且官醫視焉。每  
上使至。不迎之乎其幽棲。雖疾不輕。猶不乘輿。扶杖  
步行。出自西山。至水戶城。以受使命。今茲。公年七  
十三。疾遂不起而薨。公嘗曰。世人多臨終而稱辭  
世。以作詩若歌。我則告老去江都之日。所留別之詩  
歌。卽是辭世也。

公所編纂書籍數十部。數百卷。又其終身所作之詩  
文及國風歌。綱條君輯之。以爲常山文集二十五

卷常山詠草五卷

昇平日新錄卷十四終

Blank page with faint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and two red seals. The top seal is a square seal with the characters '中央圖書印' (Seishū Shoin In) in seal script. The bottom seal is a rectangular seal with the characters '中央圖書印' (Seishū Shoin In) in seal script.

